

一得录

致敬基石 成为基石

——观音乐诗剧《基石》有感

●任志鸿

诗剧的温度，藏在每一个情节的瞬间

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塑造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每一个鲜活的普通人。舞台上的他们，会因严寒而搓手哈气，会因治沙失败而落泪，会因技术难题而辗转难眠，却始终不肯妥协，从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于海洋劳模创新工作室在“再试一次、再试一次”的不断摸索时，随着时钟指针的飞速转动，台下的观众也捏了一把冷汗。直到用“双阀联控”成功破解技术难题的那一刻，台上台下忍不住一起欢欣鼓舞。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基石”不是冰冷的路基，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心怀梦想与热爱的人。

音乐与诗的结合，情景剧与歌曲的互嵌，为“基石”厚重的主题赋予了温柔的力量。在讲述故事的同时，配以音乐、歌曲，以升华每一段故事的情感内核，让冰冷的奋斗历程变得温热可感，让观众顺着旋律就能走进人物的内心，跟着他们一同感受治沙路上的风霜，体会突破技术壁垒的煎熬与欣喜，在诗与乐的交织里接住那股从舞台传递出来的、滚烫又鲜活的奋斗力量，让每一个观众都能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里，触摸到时代发展最温暖的脉搏。激昂的合唱里有拓荒的豪情，婉转的二重唱里有坚守的深情，质朴的讲述里有平凡的感动。当科尔沁奔涌的意象在舞台上流淌，当科尔沁粗犷的风沙漫过剧场，我们仿佛触摸到了这片土地发展的脉搏，感受到了劳动者顽强不屈的精神如辽河之水奔流不息，渗透在通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代代相传并有了新的内涵。

致敬基石，更要成为基石

走出剧场，“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誓言仍在心头回响。“我是谁？我为通辽做了什么？我能为通辽做些什么？”的思考萦绕于心。

《基石》让我们看见，通辽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劳动者的双手；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用一生担当换来的。这些扎根大地的“基石”，或许没有聚光灯的照耀，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无声地撑起了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不必人人都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却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颗坚实的螺丝钉。就像剧中的每一位劳动者那样，初心如磐，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不辍，用自己的微光，为这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添砖加瓦。劳动者是光荣的，劳动者是美丽的，劳动者是幸福的。我们不仅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而且参与了城市的建设，有幸成为一个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让平凡人成为主角，也是通辽市总工会公演此剧的初衷：让广大劳动者在奉献中有舞台、在奋斗中有收获、在前进中有榜样引领。这不仅是一场致敬劳动者的文艺盛宴，也是一次劳动精神的生动宣讲，是一堂寓教于乐的舞台思政课，更是一次奋斗力量的集中传递和表达。

《基石》落幕了，但那些劳动者的故事，那些滚烫的精神，永远不会落幕。它们会像种子一样，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激励着我们以劳动为光荣使命，以“功成必定有我”的主人翁精神，做新时代的“基石”，以他人之镜，照内之心之火，一代代“基石”接续奋斗，共同谱写通辽更加璀璨的华章。

当舞台上的追光缓缓亮起，“基石”二字在红绸般的背景上熠熠生辉，通辽市总工会打造的原创音乐诗剧《基石》，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将我们带回到通辽这片土地上第一代劳动者的奋斗岁月。从百年前的铁路工进驻通辽，第一批矿工挺进霍林河煤矿，到今天新业态里的微光大爱，这部作品用诗与歌的形式，为每一位扎根通辽的平凡劳动者立传，记录那些平凡且不凡的坚守，于平凡之处见到普通劳动者的精神高地，让观众读懂了“基石”二字蕴含的千钧力量。

《基石》是一部主旋律鲜明的舞台剧，聚焦通辽本土劳动者真实事迹，生动再现了劳模工匠一线职工新业态、劳动者扎根岗位默默奉献、逐梦前行的鲜活风采，他们是通辽万千劳动者的缩影，正是他们在火热的生产一线淬炼成带有通辽发展印记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百年接续奋斗，集中展示通辽劳动者的精神图谱

全剧以《序篇·大地铸基》开篇，用朗诵与合唱回溯百年劳动记忆，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厚重而温暖的基调——“劳动创造奇迹”。随后的四大篇章，更是将通辽大地的奋斗故事娓娓道来：

《星火·初心启航》里，铁路工人与霍林河煤矿开拓者“战风雪斗严寒”的豪情，在情景短剧里重现。那些凿岩声、号子声，是科尔沁草原工业化进程中质朴的音符；那飘扬的旗帜、风雪中并肩作战的场景，是通辽大地永远铭记的燎原星火。王振刚、徐中成、马福吉、孙凤……这些怀揣梦想与热

的拓荒者，为通辽的工业发展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守望·生态筑城》篇章中，满屯嘎、格日勒、朝克图……三代治沙人向黄沙宣战的接力故事令人动容。从昔日的漫漫黄沙，到如今的片片绿洲，那些与风沙搏斗的日夜，那些“誓把沙漠变林海”的誓言，在纪实讲述里格外有力量。他们守护的不仅是家园，更是通辽大地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

《微光·新业态筑基》里，快递小哥郝宝阳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大爱，文旅推荐官王小红直播助农的热忱，让我们看到新时代劳动者的新模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微光汇聚成浩荡的星河，照亮了城市与乡村，温暖了世道与人心，为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

《深耕·匠心筑梦》篇章中，工匠们破解技术封锁、提高机械效率、改良肉牛品种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他们在岗位上精益求精的坚守，汇聚了通辽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底气。

尾声《基石永恒》的合唱响起时，舞台上的光影汇聚成无数劳动者的剪影：正是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岗位的平凡身影，共同构筑了通辽发展的坚实基石。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无怨无悔的孺子牛精神，敢于战斗的大无畏精神，甘于默默付出、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那种为后来人俯身铺路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让观众在一幕接一幕的感动中引发深深的思考：我是谁？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我为通辽的发展能做什么？是碌碌碌碌一粒沙尘，还是成为永恒基石的万千之一？

阅读与欣赏

《生于莫力达瓦》：以文字为骨，为无字族群留痕

●邓利强

与苏莉相识多年，深知她半生笔耕不辍，只为守望故土莫力达瓦。捧读《生于莫力达瓦》，这不仅是一部故乡回忆录，更是一部女性志、地方志、民族志三位一体的匠心之作，她以温柔而坚定的笔触，为无文字的达斡尔族，筑起了一座永不消逝的文字家园。

《生于莫力达瓦》是一部至真至切的女性志。苏莉打破了传统叙事中以男性为中心、重宏大轻个体的模式，将目光投向达斡尔族女性的生命日常。

奶奶是民族语言最后的守护者，以针线将族群记忆缝进布偶与寿衣；母亲以形式主义的执着造月亮门、养牛、守家，在创伤中撑起家族体系；大姐沉默奉献、二姐以笔抗争，温顺舅妈与姑姑在疯癫与幻想中藏起难言苦楚。这些女性不被历史记载，却以身体、劳作、沉默承载民族文化，她们的命运，就是一部鲜活的达斡尔女性心灵史。

本书是一部有温度的地方志。它并非刻板的方志体例，而是用散文写就的“情感地方志”“记忆地方志”。

苏莉落笔于嫩江流水、旧屋炊烟、柳蒿芽清香、稠李子木摇篮，记录达斡尔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与烟火日常。她不刻意描摹风物，却让莫力达瓦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可触摸、可共情的文化故乡，用细腻笔触留存了北疆大地最本真的人文风貌与地域灵魂。

这本书更是一部弥足珍贵的民族志。达斡尔族有语言无文字，文化全靠口耳相传，极易被时光湮没。苏莉以汉语为“借来的笋骨”，完成创造性的文化转化，将散佚的民俗、歌谣、故

事、生存智慧一一拾起，为无文字族群留下可传承的文字印记。她书写个体命运与族群记忆的羁绊，直面民族文化传承的焦虑，用文字对抗遗忘，为达斡尔族留存了最鲜活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根脉。

《生于莫力达瓦》以女性视角观照族群，以乡土记忆承载民族，用文字为无字生命立传。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返乡，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寻根，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版图上，留下了独属于莫力达瓦的温暖与厚重。

以文字守护故土 以坚守传承族群

——评苏莉新作《生于莫力达瓦》

●赵丽影

在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双重版图中，边地书写始终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故乡作为作家生命与精神的原乡，既是创作的灵感源泉，也是文化身份的根脉与归宿。达斡尔族作家苏莉的散文集《生于莫力达瓦》，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为书写对象，创作思路呈现出“书写的敬畏与迟疑”“生命根脉的认同与皈依”“终身耕耘的使命与坚守”三段式精神成长史。作为无文字民族的写作者，苏莉以汉语为媒介，将个人乡土情感升华为族群文化记忆的文学重建，以生命体验完成对边地族群的精神溯源，以文学担当为后人留存珍贵的文化路标。

敬畏与迟疑：乡土书写的血脉觉醒

苏莉在《生于莫力达瓦》的自序中袒露：“对于故乡的书写其实我并没有穷尽全力，因为我一直不能确定要把我的故乡写成什么样，又用什么样的方式书写，我对故乡充满了敬畏，我觉得我不能随心所欲的，更不能因为素材不逮而挥霍、糟蹋了那些独特的素材。”这份近乎虔诚的迟疑，不是创作的怯懦，而是一个写作者对生命原乡最庄重的承诺，也构成了这部散文集最动人的情感底色。

当下乡土书写中，不乏将边地风景、民族民俗简化为标签的创作，以符号化的呈现消解土地的厚重，以消费化的表达透支故土的温度。而苏莉的敬畏之心，恰恰是对这一倾向的反弹。她拒绝轻佻的落笔、拒绝刻意的拔高、拒绝猎奇式的描摹，始终以谦卑的姿态面对莫力达瓦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在她的创作认知中，书写不

是对故乡的“占有”与“展示”，而是与故乡的对话和守护；不是文字的技巧游戏，而是精神的虔诚皈依。这种敬畏让《生于莫力达瓦》的文字褪去浮华，回归本真，每一笔描摹都饱含诚意，每一段抒情都根植于心，让故乡的形象在文字中保持着原生的、鲜活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苏莉的书写迟疑，本质上是写作者的良知与自觉，是对乡土文学最本真的回归，也让她作品拥有超越时代的精神重量。

疏离与皈依：族群身份的精神溯源

从最初的迟疑与敬畏，到后来的认同与皈依，苏莉完成了一场与故乡的双向救赎。年少时，她也曾抱怨莫力达瓦的偏远闭塞，抱怨它与繁华世界隔着重重山水，每一次远行都要跨越漫长路途。可当她真正俯身凝视才懂得，这片土地早已悄无声息塑造了她的味觉、性格、血肉与灵魂，成为扎在骨血里的根。这种认知的转变，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故土滋养的彻底认同。

作为达斡尔族写作者，她生于一个没有自有文字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文化记忆全靠口耳相传，像草原上的风，虽温柔却易散，像河中的波，虽鲜活却难留存。于是，她以汉语为舟，以文字为楫，在汉字的浩瀚海洋中，小心翼翼地编织着族群的文化方舟。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苏莉的故乡书写多了一层沉甸甸的使命：她不再是单纯书写个人的乡愁，而是以汉语为媒介，填补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的空白。莫力达瓦的山川风物、饮食烟火、民族习俗，不再是普通的乡土元素，而是族群文化的载体；对

故乡的书写，不再是个人的情感抒发，而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她的书写，为一个微小的族群，留存下烟火人间的温热与风骨铮铮的气节，让达斡尔族的文化精神，在汉字的世界里生根、发芽、开花。她为后世子孙埋下了回家的路标，那路标是纸上的山川，是字里的烟火，是刻在血脉里的民族身份；也让每一个漂泊的灵魂，都能在她的文字中找到归依，望见故乡，寻得根脉。

使命与坚守：终身耕耘的文化工程

苏莉将拥有莫力达瓦这片土地，视作“写作者的幸运”与“天地的奖赏”，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我所完成的描述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恐怕穷尽一生也难以做到把它的卓越和不平凡呈现出来”，但她依然坚定“会为此而终身努力”。三十载春秋流转，苏莉以时光为墨，以真心为笔，慢慢勾勒、细细描摹着这片边地的模样。她将莫力达瓦的四季流转与人间温情，将达斡尔族刻在骨血里的民族风骨与精神底色，一一揉进朴素文字之中，用克制内敛却饱含深情的笔触，褪去浮华与修饰，原原本本地呈现出这片土地最本真、最动人的模样。

在滚滚向前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裂的悄然流失、族群记忆的无奈断裂，是绕不开、避不过的时代困境。年轻一代逐渐远离故土的生活方式，淡忘族群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寻根的路径日渐模糊。苏莉的书写，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她以文字为绵长的线索，在时光洪流中为族群后人留存文化的归途；让那些漂泊无依的族群记忆，在文字里找到可以安放的好去处；

让已然断裂的精神根脉，在笔墨间重新接续、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创作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浅尝辄止的文学表达，而是一项需要倾注一生心血的宏大“文化工程”，是用文字为族群立传、为故土存史、为民族铸魂的庄严使命，更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献给故土与民族最赤诚、最恒久的告白。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苏莉的创作实践极具参考价值。她不刻意渲染民族的差异性，而是扎根故土，以质朴、真诚、细腻的笔触，书写莫力达瓦的丰饶、奇美与独特，书写达斡尔族的生命日常与精神世界。她将民族性、乡土性与文学性自然融合，让无文字小族群的文化，以温和而坚定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这种坚守，无关名利，只为中心——用一生的笔力，守护生命的根脉，传承族群的记忆，这正是苏莉与《生于莫力达瓦》最动人的价值所在。

《生于莫力达瓦》绝非一本寻常的乡土散文集，它是一个作家献给故土的终身盟约，是一个民族无声的文化史诗。苏莉以一颗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起笔，描摹出莫力达瓦山川河流的宏大骨架与四季轮回的庄严秩序；以刻入骨髓的深情铺陈，将达斡尔族的民俗烟火、家族往事与时代变迁编织成网，字字皆珍；以毕生不渝的坚守，让每一个字符都化作扎根故土的参天大树，为族群记忆立碑，为消逝的时光留痕。这条路漫长而孤独，可她早已下定决心，以一生奔赴。这不仅是一个写作者的使命，更是一个民族女儿，向生养自己的故乡，许下的一场跨越生死、最绵长也最坚定的终身之约。

征文启事

《通辽日报·书香通辽》以“我的读书故事”为主题向广大书友征集稿件，自行拟定标题，可以讲述读书对自己成长的影响、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可以讲述读书在个人学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结合个人读书经历，抒发读书感悟、心得体会或人生思考；可以谈自己的藏书和喜爱的作家；可以围绕个人喜爱的一本书，撰写读书评论、随笔、读后感等。

征文要求：
作品格调积极向上，给人以鼓舞和启迪；文笔流畅，力求真创，稿件字数2000字以内为宜。

征文邮箱：
以电子版形式将征文发送至516558132@qq.com（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电话及与作者署名一致的建行卡号，标注“书香通辽征文”）

坊间书单



出土玉器（文物图片由库伦旗博物馆提供）

·库伦旗西孤家子遗址·

西孤家子遗址位于库伦旗库伦镇西孤家子村西北约1.5公里的一处缓坡上，南北长约220米，东西宽约150米，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现已辟为农田。西孤家子遗址地处河道南岸，东邻公路，整个遗址地势南高北低呈坡状，坡下出土较多墓葬。库伦至阜新一级公路从东部穿过。遗址西南两侧是季节性水冲沟，南侧地势较为平缓，墓葬主要分布在北坡，从坡的中部一直延伸至南侧坡底。

2013年4至6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库伦旗西孤家子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300余平方米，清理墓葬60余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及蚌器等百余件。这些墓葬排列疏密不均，坡上较为稀疏，坡下则较为密集。受连年翻耕的破坏，多数墓葬残存很浅，揭开表土层后即暴露出被扰乱的尸骨。多数墓葬为南北方向，头朝北居多，少量墓葬头朝南。此外，还有一些东西向墓葬，头朝东占绝大多数。葬式多侧身屈肢、侧身直肢、仰身直肢和少量俯身葬。保存较好的墓葬内出土较多陶器、石器、骨蚌器及玛瑙珠、料珠和绿松石坠饰。从这些墓葬形式和出土遗物可初步断定，该遗址为高台山文化遗存。这是内蒙古地区继小奈林稿遗址后再次发现高台山文化遗存。

库伦旗西孤家子遗址的发现，为了解高台山文化的分布和研究早期青铜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库伦旗扎白营子墓葬群·

扎白营子墓葬群位于库伦旗库伦镇扎白营子村东西侧缓坡处，库伦镇南16公里。2008年11月16日，通辽市库伦旗文物普查队进行田野调查时在库伦旗库伦镇扎白营子村东西侧的缓坡上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群。随之库伦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库伦旗扎白营子村征集到该墓葬群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夹砂红陶、三足高等器物4件。

遗址位于南北走向梯田当中，因连年耕种，墓葬群土层较薄，墓葬群西侧与北侧均为较深的冲沟，墓葬群所在位置均为农耕地。墓葬群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大体呈长方形分布，地势东高西低，土层为黄土层。墓葬群西侧、北侧有较深的自然冲沟，沟岸处有暴露的墓葬位置，墓葬位置排列有序，墓葬群西南侧几个墓葬有被盗的痕迹，在被盗墓葬边采集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夹砂红陶高足、红陶片等器物残片。依据墓葬群出土陶器的形制与陶质，墓葬群应属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扎白营子墓葬群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墓葬区与聚落区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为了解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佐证。

2010年，扎白营子墓葬群被通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发掘工地 阿如娜 摄

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节选）

王金